

狂 水 谣

余之言◎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014034888

1247.5

3709

旺水谣

余之言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14787

1247.5
3709

2884804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旺水谣 / 余之言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033 - 2477 - 2

I. ①旺…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3993 号

书 名: 旺水谣

作 者: 余之言

责任编辑: 张 鹰

封面设计: 范翼欣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 - mail: jfwy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419 千字

印 张: 15.62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3 - 2477 - 2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上部 水姻缘

第一章 缺水男孩	2
第二章 白玉白,长河来	9
第三章 粉红衫衣	18
第四章 舰长瑞恩	26
第五章 电雷!电雷!	41
第六章 水雷中队	50
第七章 与爱无关	63
第八章 到前线去	70
第九章 “死”字旗	86
第十章 委员长	96
第十一章 搁浅的鱼雷	107
第十二章 擅离职守罪	125
第十三章 女机枪手	144
第十四章 江旺猎渔队	156

中部 水雷战

第十五章 江旺一号漂雷	170
第十六章 毛泽东!毛泽东!	184
第十七章 大营救	192

第十八章	冲锋号·呼杀喊	201
第十九章	水上独立营	214
第二十章	沉船救舰	223
第二十一章	椅城之战	235
第二十二章	诸葛连弩	250
第二十三章	越狱	258
第二十四章	桥	269
第二十五章	除夕夜布雷	278
第二十六章	火牛阵	295
第二十七章	死亡之约	305
第二十八章	虎性与狐性	321
第二十九章	两战成名	332
第三十章	谁是飞雷英雄	340
第三十一章	丁香红	352
第三十二章	江猪计划	359

下部 光明行

第三十三章	活着	376
第三十四章	触雷亡人事件	382
第三十五章	她的儿子叫长江	394
第三十六章	打捞	405
第三十七章	打江山,坐江山	415
第三十八章	神秘老农	426
第三十九章	“杰克号”舰密码	435
第四十章	逃亡之旅	447
第四十一章	暗杀	455
第四十二章	暴露	466
第四十三章	“仁智号”	476

上部 水姻缘



SHANG BU SHUI YIN YUAN

第一章 缺水男孩

一个多年以后与一艘命运多舛的战舰结下不解之缘的小男孩儿,在上海滩一个大户人家,带着一身凶兆爬出了娘肚子。这个后来由上海滩百岁巫师起名叫叶长河的新生儿,一来到世上,他的父亲叶高棠就彻底绝望了。

这一天是1918年的3月8日。

叶长河是叶高棠的第六个孩子了。叶高棠的第一个孩子是头房夫人所孕,却死于腹中。二胎儿也命不济,一岁便夭折。后又娶了三姨太,先后生了两胎,也都未能长到两岁就死了。叶高棠把希望寄托在了三姨太腹中的孩胎身上,可不足六个月也流了产。一年后,三姨太又怀孕了。这第六胎不能再有闪失了,叶高棠天天让人盯着三姨太喝保胎的药汤子。还好,胎儿终是保住了,可这个男婴脱离娘胎时发出的怪异之声,却让叶高棠心又一下子凉了半截。

那是一种病猫般的泣吟,低沉细长,时断时续,像从遥远的天空中飘来。接生婆悄声说,婴啼憋于体内,是短命的凶兆。

再仔细端详其体形相貌,则更不堪入目。婴孩体大如病猫仔,发毛不周匝,肚脐黄豆小,全身软弱似无骨。

让叶高棠更为惊愕的是,这婴孩儿居然一生下就睁着双眼,神情颇为丰富,顾盼像瞅人,似笑又非笑。

婴孩的凶相把叶高棠逼出了产房,自此半年多不再来见这母子。

这婴孩哪知父亲发自心底的厌恶,自己愈长愈发奇异。四个月大就会坐起,五个月长了牙齿,八个月能扶墙行走,九个月就开始蹦话吐字,说的是“水、水、水”。几个老辈人背地里议论:这怪孩儿难

长命。

婴孩长到一岁多的时候，三姨太又有了身孕，却又胎死腹中。叶高棠绝了一切延续香火的念头，扔下一句狠话，“一群触了八辈子霉头的女人。叶家就是断子绝孙，老子也不再入女人房，不近女人床，不沾女人身！”从此远离了三房女人。

前些年，三房女人都吃尽了苦头，喝进肚子里的苦药汤子，若倒出来能灌满黄浦江，可还是未能生出个活蹦乱跳的健康男女。女人们心里明知这病根在男人身上，却谁也不敢说出口，只有强忍着喝药医治不育症，终日在散发着苦药味的高宅大院里愁度生活。三姨太心里更有一个明确定论却也只能烂在心里：是天天喝进去的苦药汤子把胎孩儿泡成了这般怪异样子！

在三个女人眼巴巴的企盼中，小长河居然病恹恹地活过了三岁，创造了叶家这辈人七个婴孩寿命之最长。女人们脸上有了些喜色，而叶高棠却不以为然，心里想：“死，是迟早的事，叶家命该绝根！”每想到此，他则长泪不止。

小长河长到六岁时，一件奇事使叶高棠开始正眼瞧了这个“注定短命”的孩子一眼。

原来是这几年，三房女人们教了这病孩不少文字，使他能背得《三字经》、《百家姓》和一些唐诗宋词。很快，这些书本已不能满足这病孩儿的嗜书嗜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悄悄翻出了已故祖父书房里的藏书。他先对一本叫《山海经》的书产生了兴趣，后又对一些兵书一读如痴，欲罢不能。尤其对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止止堂集》爱不释手。书中不认识的字，不分昼与夜，总缠着女人们问个不停，到了天天不离兵书的境地。

这一天，叶高棠把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长河叫到身前，当着全家上下的面，让他读《孙子兵法》。这是叶高棠第一次这样关注病孩儿。这几年，叶高棠从来没有抱过病孩儿，更没有带他玩耍过。今天，叶高棠能够亲自考验病孩儿，这在叶家是一件大事。

小长河望着眼前这张陌生的老铁板脸，并不怯场。他神情自然，吐字清晰，声调控制得舒缓而节奏分明，稚细的嗓音透着几分力度和沉稳。

叶高棠坐在太师椅里，微闭着双眼，板着僵硬的面容，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坐了整整半天。长河强烈地感受到了周围几乎让人窒息的空气，却还能自顾自地念下去。熟读了一遍全书，又背诵了重点章节。接着，把祖父在书上的一些批注，变成自己的理解，用词不达意的孩儿话叙说了一遍。叶高棠还是不发话。三姨太心疼了，悄悄递上一杯水，却被倔强的病孩儿用胳膊横挡了回去。然后，又从头重读全书。这时，孩儿的小细嗓子已经沙哑而难听清字音了。

叶高棠突然睁开眼，直直地盯了孩儿一阵，“哼”了一声，摔门而去。出了门，叶高棠才长吐一口气，脸上露出悦色，心里有了几丝欣慰和希望，眼里还流下几串激动的泪水来。这时，却听到身后一阵乱糟糟的声音，房内有女人尖叫：“长河晕倒了，长河晕倒了。快掐人中！长河、长河，你醒醒呀！”叶高棠停了一下脚步，喜色顿时隐去，愁容又生：“这病孩儿还是难长命呀。”随即，一顿足，拂袖而去。

这之后，叶长河并不计较父亲对他的冷漠和无情。在三姨太的暗示下，他常常捧着书卷径直走进叶高棠书房，或背诵一段兵书，或甜甜地叫着“爹爹”，让爹爹给解读某段书文。时间一长，叶高棠要传承血脉的念想又被激发出来。“这孩子如能活下来，将来还有可能会是个人物。”他知道，为了医治这孩子的病身，几乎把上海滩的名医都请遍了，也没有改变病儿半死不活的现状。于是，他想，不妨到京城去请个算命的高人来试一试。

来的大师早些年是皇宫里的老术士，气度不凡，把同这病孩儿相关的种种自身因素和天地境遇掐算了数遍，最终下了一个不置可否的结论：叶家宅地祖辈邪火旺盛，到了病孩儿这一辈，火旺到了极点，才导致七孩六死的恶果。而眼前这一活孩儿，如若天理不顺，协理不当，也十有九死。具体说来，这孩子同叶家祖辈一样，命里极度缺水，需取应急措施，否则，两年之内必命绝。

家人想起孩子九个月大时,会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水、水、水”,就心惊胆战,背淌冷汗。

然而,叶高棠却死也不信叶家祖辈缺水这个理。

叶高棠的父亲叶世龙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是北洋水师的舰艇管带,常年漂荡在江海上,水里来水里去,深得兵法,擅长水战,立志促“海军强国”愿望之实现。然而,1894年中国甲午战败,海防全线溃散。叶世龙没有在海战中战死,可失去了左臂。那天,叶世龙站在仍然挂着黄龙旗却被卸去舰炮的军舰“康济号”上,和威海卫守军一起,陪着丁汝昌等十几位英烈的灵柩,悲愤地驶离了挂着日本旗的威海卫。叶世龙左肩断臂绷带渗着血,却依然左肩右肋挎着他那把心爱的诸葛连弩,连弩的皮带子勒在伤臂上,鲜血顺着皮带子滴落在甲板上。他欲哭无泪,心痛如刀绞,他难以接受这个曾称雄东亚的中国铁甲舰队全军覆灭的现实。他常年挎一把诸葛连弩,本来是要和倭寇近身决一死战的,可永远没有了这个机会。不久,李鸿章同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叶世龙又当头挨了沉重而耻辱的一棒。接下来的日子,他养伤在家,却心悸难定,整天关在书房里,用血和泪写下了关于甲午海战的研究文章,想以此传承后人,省悟败因,汲取教训,铭记这段中国海军悲壮的历史。两年后,叶世龙命绝于书桌前。他不是死于伤臂,而是亡于心死。临终时,留下遗言:把遗体火化,骨灰撒入中国的大海。那时候火化遗体还是稀罕事,叶家还是遵循了死者的意愿。叶世龙的魂灵永远随浩瀚之水而去了。

他叶高棠本人,从小也与水结缘,种种因素所制约,未能继承父愿,去雪甲午海战之耻,却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一腔热血倾洒到了船运业上。多年同江海相依为命,他经营的一家船运公司,是上海内河航运业五大公司之一。他多年兴隆水业,受益水域,饱享水运。

所以说,那老术士言称叶家祖祖辈辈命里缺水,小长河会命绝于缺水,叶高棠宁死不信,认为,那皇室遗老术士纯粹是胡掐乱算,胡言乱语,没有丝毫的道理。

那老术士却自有他的说道:这病孩儿祖父那一辈的水是沾染了

火药味的血腥之水,且被东瀛强水压头,属背运弱水。而病孩儿父辈的水则是玷污了私利的铜臭之水。航运凭借水势确实服务于社会,为生灵做了好事,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并且,父辈之水,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被外来强水所压。可见,这父辈之水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纯净之水、长命强水。总而言之,上两辈之水都不是病孩儿的命里急需之水。要想让这病孩儿活命,就得按天理滋补真正的生命之源。

这么一说,叶高棠心里虽还不信,面上却即刻让人按皇家算命高人的指教,扎扎实实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先是在宅院北屋安置了一方大型鱼缸,养黑鱼十条,墨龟两只。家里正堂屋拜水月观音,地上铺蓝色地毯,墙上挂江河湖海、瀑布水帘、海洋生物等类油画,门联贴上“如鱼得水、风生水起”之类的吉祥语。经常让长河用浴缸洗澡,不洗澡时在浴缸里也储满水。家里不能经常点烧香火,每天晚上务必将屋内所有的灯火关闭。一时间,叶家宅院里,处处眼见水帘,耳听水声,终日水雾缭绕,潮潮的,幽幽的,阴森吓人,湿腻馊人。为了救这根独苗的命,大家都忍了这些,没半句怨言。这样一来,头房夫人、二姨太、三姨太就只能在黑暗里,白牙一闪一闪的,围着小长河悄声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儿。这成了三个女人打发时光的主要方式。这个时候,小长河颇为惬意,便借机讲他从兵书上看得水战兵法故事。女人们觉得新鲜,每每听得入神,寂寞的生活添了些许趣味。

这个时期,长河已经翻腾出了祖父遗留下来的那些关于甲午战争的文字。他摆弄这些书墨的主要目的,虽说是认字、记字,却也似懂非懂、潜移默化地感悟到了其中的内在涵义,比如,对“如百电千雷崩裂,发出凄惨绝寰之巨响。剧烈振荡,舰体倾斜,烈火焰焰焦天,白烟茫茫蔽海”之类的字眼已能认全,也大体能揣悟到舰船被日舰击毁时的惨状,在他小脑袋瓜里也就积淀下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最近,他常说几句“中国海军太憋屈,日本人真不是东西,等我长大了要带舰队去干掉小日本儿”之类的愤慨之言。这不免勾起了三个女人对

含辱憋屈而死的老公公的思念，就都一同流下几多泪水。

长河在祖父的书房里，还发现了一些名士为甲午海战而写的墨迹，有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郑观应的诗句：“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革命家谭嗣同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长河把这些诗句背熟了，就去找父亲请教写的是什么意思。父亲用复杂的眼神看了他半天，只说了一句：“这哪是你几岁孩子要问的事。”就头靠椅背，闭上双眼，眼角处却有泪水渗出。长河并无意退出，又背了爱国诗人写下的诗句：“金戈铁马英灵在，倘借神力旋乾坤。”问父亲“神力”是什么意思？父亲有些不耐烦，但还是拭掉眼角泪花，说：“这‘神力’是指英烈们身上珍贵的民族精神，是激励国人强盛中华的精神动力。”长河这才满意离去，又到三个女人堆里去“现学现卖”了。

这皇家高人让叶家做的第二件事，办起来颇费周折。皇家高人说，要尽快找一个五行是水的人家做亲家。也就是要寻下一个壬水旺的小女孩子，给这病男孩做娃娃亲。

皇家高人摆出诸多条件，要求叶家照此寻亲。

叶家几乎寻遍上海滩，终于打探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官员江忠仁之小三女娃符合条件。这江忠仁前些年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又成为蒋介石的一个干将。家眷子女都居住上海，他则两头跑，常年往来于宁沪之间。江家同叶家是世交，江忠仁同叶高棠也交往甚密。这个一生从不信命的唯物主义者，一听叶家提出如此荒唐的理由欲同江家结亲，一笑，又一笑，却满口答应了。江忠仁是肚子里能行船的人。他认为，祖辈、父辈有深交情、大交情，到了第三辈，倘若真能结下一对姻缘，这也是佳偶天成之美意，水到渠成之正果。而眼前这事却是荒唐的成分大，主要是应应叶家的景，了一了叶家的心结。要说以此能冲掉叶家霉气，治了叶家病儿疾患，打死他也不信。

江家如此爽快，叶家上下颇为感动，选了个良辰吉日，举办了结拜仪式。江忠仁专门放下手里的公务，从南京赶回上海参加活动。

场面搞得很隆重,只是出了一个小插曲。仪式上,那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小女孩儿,见和她“过家家”的是一个病歪歪的小瘦鬼,就一把把他推倒在地,还上去踢了一脚。叶长河惊恐地抓起从衣袋里掉出来的兵书,爬起身想跑掉,被叶高棠一把给提拎回来,按在女孩儿身边,勉强结束了结拜活动。

之后,这个属水命叫江水星的女孩,每每到叶家都寻着法子欺负弱小的叶长河。叶长河无力反抗,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乖乖地依着她的摆布玩儿。后来,玩熟了,玩兴了,她则搂过他的小脑袋,在那瘦脸上“叭叭”亲出响声。二姨太瞧见这一幕,就撇嘴直笑,悄声说:“老辈人讲,凡水旺之女人定是淫荡。看来这话不假。这江水星长大成人之后,必定是个风流女人。”三姨太听到这话,老大不高兴,“哼”了一声,说:“世上哪有那么多像你一样的风骚货!”二姨太也不示弱,丢下一句话扭头走了:“谁风骚不风骚的,事儿明摆在这儿。别以为别人都是瞎子聋子!”三姨太朝着二姨太背影跺了一下脚,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

叶家做完了这两件事,还真见到了效果,叶长河小身子骨慢慢就长结实了一些,江水星再欺负他就得多费些脑筋和气力。有时,不高兴了,他小脸一红,就造起她的反来。有了那层娃娃亲的关系,江水星早就成了叶家常客,成了叶长河第一玩伴儿。两人今天摔破罐子打破碗翻了小脸儿,明天却又谦和地推让起好吃食来,一会儿打,一会儿好的,催生出叶家不少生气和趣味。

江水星高出叶长河半头,虽然在力量气势上总能压住叶长河,却在识文断字方面远不如叶长河有长进。对此,江水星还是低头的,服气的。叶长河病重时,她时常露出怜悯的神情和呵护的姿态;病好时,两人闹矛盾,她却又狠狠地收拾他。他不恼,心里反而感到有趣,对她挥洒在他身上的任性和野蛮举动觉得舒坦。

几年坑坑洼洼、哭哭笑笑的童年生活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章 白玉白，长河来

到十岁那年，叶长河的病身又开始极度虚弱，一天不如一天。请来上海的名医、名巫和术士多方救治，却都未能见到好效果。又去京城请来那位原皇家术士，察断两日，却扔下一段话，连收费都没敢收就溜了，从此再不敢着叶家人的面。

那皇家术士说，叶家无后，血脉不畅，根子全在大人叶高棠自身。他命太硬，克多子，必绝后。但因了“叶高棠”这个名起得好，尚且有补救的余地。先说这“叶”，属乔木，助主干生。尤其这“棠”，名乔木，有“野棠开尽飘香玉”之称。两字同属木，且高出于同行。“棠”字，换土字底为堂，高堂，福寿圆满，涵养雅量，德高望重。那么，怎样才能把“叶高棠”身上的好，嫁移到叶长河身上去呢？光有“野棠开尽飘香玉”不行，还要有“鱼米水乡滚滚来”。因此说，这里的“香玉”指的是“芳香水玉”之意。虽说病孩儿六岁那年，已经围绕“水”做过两件事，可还远远不够。那些“水”之于叶长河是杯水车薪，那“江水星”之于叶长河也不是命里注定的那种水妹子。“野外水乡，叶上水玉”是真谛。那里的水才是长河之水，那里的水玉姑娘才是叶家之娇娘。长河要想命长，全在于此了，叶家全力照此办理吧。

叶高棠依然不信这些野说，尤其让他不服气的是，三个女人肚子不争气，生不下壮苗正果，却把罪过全加在他身上。他心里有想法，却没有说出口，还是真真地照着做了。在叶长河病疾恶化之际，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让家人到处去找一个不知在何方的“野外水乡里的香玉姑娘”。多日奔波寻访，无果。最终，还是二姨太在一天突然想起什么，扯了叶高棠的衣袖，说：“我想起来了。眼前就有

的，咱家公司船老大潘大水就在江洲湾水乡，家有一女，好像就叫什么玉来着。”于是，差人叫来潘大水一问，果然如此，潘家祖祖辈辈住在江洲湾旺水浜，家有一小女名叫水玉。叶高棠脸上有了喜色，握了潘大水的手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旺水浜，多好的地名呀，必定是水神居住的地方。长河到旺水浜肯定能饱尝水运的。”二姨太似笑非笑，接话茬儿说：“水玉这名也叫绝呀。野外水乡，叶上水玉。这是老天早为叶家所备，天不绝叶家呀。看来，叶、潘两家以后不能再是主仆关系了，也不仅仅是这些年买卖上的缘分了。”叶高棠说：“大水呀，我还是半信半疑，术士的这一招果真能救长河的命？”潘大水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哼哧了几声，最终没接话茬儿。三姨太看上去表情很复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泪也下来了，说：“术士的话灵验不灵验，谁也不晓得。不过，那水湾子里，穷山恶水的，总不是孩子的好去处。但凡还有一点别的路可走，就不能把长河往那里送。我苦命的孩子哟。”叶高棠见状，脸阴沉下来：“哭，你就有哭的本事，生了个病孩儿，倒没有养活的能耐。这事，等等再说吧。”

就在叶高棠犹豫不决的当口儿，叶长河惹出一桩祸事，使叶高棠坚定了送病儿到乡下的决心。

这一天，叶家船队在黄浦江码头集结待发。船工们忙上忙下，添足火力，发动马达，调试机器，检查装备，准备出港。离出发时间还有半个时辰时，头船突然左冲右突，接连擦撞两船，驶出了码头。站在码头上的叶高棠发现，驾驶舱内并没有人，这船居然是自己行驶。正在船下轮机舱内忙活的船老大潘大水急忙爬上来，这才发现气喘吁吁的病孩儿叶长河，正在踮着脚尖用足吃奶的劲儿转动着舵把。又一看，还有小女孩儿江水星和一个叫吴正雄的小男孩儿，忙左忙右帮着小长河开动大货船。气急败坏的潘大水，一把拽过长河，把他搽出舱外，一步上前把住舵把，刹稳了船。

原来是病孩儿长河，在祖父书本中掌握了一些战船知识，继而对书外实物产生了浓厚兴趣，眼前没有战舰可玩，就瞄上了自家的货

船。在大人们不经意间,他经常到船上戏玩,偷偷观察船工是如何开动大船的。时间久了,这个奇孩儿居然琢磨出一些道道来,对江水星和吴正雄说:“江里开船并不是件难事。”这手也就一天比一天痒痒。这天,他瞅准机会就下了手。

这个叫吴正雄的小男孩是叶长河在江边玩耍时认识的。吴正雄格外喜水好船,夏天天天在江水里折腾。冬天便常在江边溜达,瞄着江中的船不眨眼,有大船过时就在岸上跟着跑,趁人不注意也会爬到岸边停泊的船上这儿瞧瞧,那儿摸摸。一天,吴正雄洒水偷偷爬上了一艘停在码头的货轮,正玩得尽兴,被船上的人发现。他灵巧似猴,一船的人围追堵截,好半天才把他逮住,几个人一齐把他抛到江中流急处。岸上的人看得惊叫,然后便都捂了嘴,盯着没了人影儿的江面,可滚滚江水再也不见那孩子露出头来。正当人们哀怨着船上的人心狠纷纷离去时,他却在岸边人们的脚下露出了水面。显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连爬上岸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儿,把他拉上了岸,扶他躺在干燥处喘息,并送上了一瓶水。这个帮助他的男孩就是叶长河,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渐渐结下了友谊。叶长河服吴正雄的好水性,自己却从不敢下到江里去,连光腿在浅水里走走都胆战心惊的,但他骨子里却和吴正雄一样喜水好船。他在自家宅院里整天呆鸡病猫般蔫蔫的,可一见到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活泛起来,常常带着吴正雄在叶家船队的货船上钻来钻去。

这次,叶长河偷驾自家的船驶离码头,也正是受了吴正雄的怂恿,闯了大祸,叶长河还险些丢了性命。这不,潘大水紧急停下那条船后,就去找叶长河想训斥他一顿,却发现不见了人影儿。吓得“哇哇”大哭的江水星,指着江面话都不成溜了:“长河他、他,掉了江里。他、他不会水的。”又指着潘大水说:“是、是、是你把长河揉进了江里。”潘大水心里一惊,这才知道刚才情急之下把病孩儿拨拉到江里去了,就一头扎进了水里。还好,很快把长河救上船,倒出肚中江水,总算没出人命。

叶高棠对顽劣病孩儿很是生气,回家对三姨太说:“哼,半死不活

的一个小人儿，居然开动了大船，惹出大祸。准备准备吧，过两天就把长河送到乡下去，是死是活，全看他的造化了。”

叶高棠在大光明酒楼宴请了潘大水，说：“我这病孩儿命里注定要到远处水乡摔打摔打的。潘老弟命里血脉旺，膝下有活蹦乱跳的三子一女，就把长河托付给潘家养活几年吧，沾沾江南水乡的水性和人气，他兴许就能活下命来。”

叶高棠敬酒一杯给潘大水：“我明话三点在先：一是长河在潘家养活了，是个谢字，叶家百恩不忘潘家；二是长河若是在潘家养死了，也是一个谢字，叶家百无一怪，叶、潘两家长久友情不变；三是潘家可送一子到城里叶家，我也给你供养一个，让他到优等学校里读书，将来要想在上海混事，我还可给他办一处宅院，娶一房媳妇。这样做，是公平之举，潘家莫要推辞。”

叶高棠只字未把“长河与水玉”联系起来说事。他的主意是，先让长河到水乡潘家活命要紧，若果真长河命里缺那水乡妹子的滋润，朝夕相处后自然便产生感应效能，到时候再有事说事。现在，还不能提那水妹子的事。毕竟长河与娃娃亲江水星的事是明摆在那儿的。叶家不能干对不起江家的事。

这些年，叶家对潘家恩重如山，潘大水对叶家的急需自然应该是有求必应，爽快接下，但他对此事却没说半句，沉默不应。叶高棠说：“我看出潘老弟有压力，怕养不活有责任。我不是有言在先了吗？一切后果叶家自负。你放手安排就是了。”潘大水还是不说话。叶高棠脸就有些挂不住了：“叶家实在没有其他法子。你若不应承，那就让这小儿在家等死好了。”潘大水这才点头应下。

就这样，叶长河到了乡下潘家。离开上海码头时，玩伴儿吴正雄也赶来送行，坐在叶家船上陪长河走了好大一程，然后，跳入江水，游上岸去。在岸上，他一直在挥舞着小胳膊，直到叶家船在视野里消失。

叶长河到乡下多日后，江水星才知道这事。少了一个好玩伴儿，她不吃不喝地哭闹了一场。